

# 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

## ——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语境的研究

李心蕊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 “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现象日益凸显, 线下社交资本流失与情感需求缺口推动个体转向虚拟社区寻求补偿。本研究聚焦中国语境下虚拟社区的情感代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 通过整合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与案例分析, 揭示虚拟社区的运作规律。

**关键词:** 国际虚拟社区; 情感补偿; 社会认同; 差序格局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6.544

### 一、绪论

#### 1.1 研究背景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一个新的社会心理现象出现——“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现代性孤独症后群 (Modernity-induced Loneliness Syndrome) 是指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因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与个体生存方式的系统性变革, 从而导致社会个体普遍陷入“联结缺失”和“意义空场”的社会心理现象, 这意味着线下社交的萎缩和线上情感需求的激增,

“社会团结”理论是由埃米尔·杜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聚焦“社会如何凝聚为一个整体”这一核心问题提出的。他将“社会团结”定义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与相互联结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分散的个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该理论揭示了社会整合的底层逻辑, 但是, 现代性的推进恰恰瓦解了这种团结的稳定基础, 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使得线下社交资本持续流失。

鲍曼在液态现代性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使“流动性”, 即稳定的关系、固定的身份和持久的社群都在加速小姐, 这种流动性催生了一种既无法逃避又无处安放的存在状态, 一般称之为“流动的孤独”。这使得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群体加速扩大。

当线下世界无法提供稳定的情感寄托, 个体必然会转向其他场域去寻求补偿。互联网的即时性、跨时空性和匿名性, 为这种补偿提供了可能。在线上社交无需受限于物理距离, 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被高效率利用, 匿名性很好的降低了部分人群情感表达的心里门槛。这些条件使得虚拟社区作为一个情感寄托应运而生, 其本质使社会结构转型中个体应对孤独与断裂的必然选择。

而在中国, 由于社会转型轨迹的独特性, 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的蔓延并非与西方简单等同, 而是被独生子女政策、城镇化和新冠疫情三重因素深度催化。这三重力量相互作用, 通过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 放大现代性, 塑造出更为复杂的孤独形态。独生子女政策施行于1980-2015年间, 以制度性力量重塑了中国家庭结构, 为“情感原子化”埋下了伏笔。研究显示, 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 成年后在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时显得更为被动。独生子女往往成为家庭情感的唯一投射对象, 导致产生心理疏离。这种家庭“原子化”使得个体从根源上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中最核心的情感依托。使更多个体转而依赖线上虚拟社群寻求共鸣。中国用了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时开始的城市化进程, 但快速流动撕裂了传统地缘纽带。大量农民工跨地域迁徙, 使他们脱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社群。他们之中许多人处于“城乡两栖”状态, 即父母子女留守乡村, 自己生存

**作者简介:** 李心蕊(2005—), 女, 本科生。

在城市。他们维系亲情的主要方式使线上视频。城市化的快速和规模的扩大使得中国从一个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显得极为仓促下，线下社交资本流失的速度远超个体适应能力，为线上情感代偿机制创造了必然性。2019年底开始的新冠疫情，以“物理隔离”为线索，将这类孤独感推向社会表面。疫情期间大部分均转为线上，虽然维持了表面的联结，但缺乏非语言符号，导致情感传递出现衰减。长期的隔离，个体开始感到孤独，而虚拟社区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焦虑情绪宣泄的出口，又因信息过载和谣言传播加剧孤独感。疫情暴露了中国社会进程过快所出现的现代化情感情绪缓冲机制的脆弱性。与此同时开展的网络“清朗行动”，表明中国虚拟社区的情感支持呈现表面化，即提供的是一种“打卡式安慰”，难以承载深度共情感。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中的个体虽然可以在虚拟社区中找到“同类”，却始终隔着一层隔膜，加剧了“表面热闹，内心孤独”的社会困境。

此时，虚拟社区扮演的一个临时救生筏的角色。它既是独生子女填补情感空缺的非血缘的替代，也是城镇化维持地缘记忆的数字纽带，更是危机中个体抵抗孤独的最后防线。

##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探讨虚拟社区在个体情感需求和社会认同的构建中的功能和逻辑。

核心问题为：虚拟社区如何通过独特机制实现情感代偿？这种补偿效果是否促成可持续认同？进而基于中国特殊背景对相关理论进行重塑。

## 1.3 理论和显示现实意义

巴洛提出的“数字乌托邦”和霍华德·莱因格尔德对虚拟社区的构想，都强调技术赋权下虚拟空间的“去权威化”和“平等化”，他们认为这是超越显示约束的理想共同体。但这种构想忽视了虚拟社会的本质和个人在其中的互动逻辑。西方早期关于虚拟社会的理论多以技术为核心变量，将这些网络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归结于技术工具的功能，忽视了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其他因素对虚拟社区形态的塑造作用。

虚拟社区情感补偿机制的提出，指出个体在参与虚拟社会时候，本质上是对现实社会中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的“代偿”，而不是乌托邦式的情感完美实现。该机制将虚拟社会的运行逻辑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嵌入论，填补了理论鸿沟。

数字时代，人们的联系呈现出“流动性”、“跨边界”等特征，本研究将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从传统意义上聚焦于实体群体的认同延伸至虚拟社区场景，探讨数字时代个人如何通过情感补偿获得群体认同，丰富理论的应用价值和时代内涵；为网络心理健康治理提供路径。

## 二、理论脉络和中国情景化改造

### 2.1 西方经典理论

霍华德·莱因格尔德在《虚拟社区》中构建对数字空间的理想化的理论框架是以“知识共享—情感纽带—共同体认同”为核心链条，将虚拟社区视为基于知识共享的协作网络，社区网络存续的基础是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经验传递，打破了现实社会中的资源垄断，使得每个社区的参与者都可以以贡献者的身份获得平等的话语权。而在这个知识共享的过程中，个人因共识形成相互的信任，升华成为“情感纽带”。他认为，这种知识共享的持续积累和深化，让个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归属感，并自愿遵守该虚拟社区的隐形公约。这种理念的运行逻辑依赖于个体自觉和技术，而非外部干预。

莱因格尔德的理论在中国虚拟社区的实践中存在明显的偏差。一是因为理论忽视了现实权力嵌入虚拟社区的行为。无论是内容审核机制、算法推荐或者是社群功能，都人为干预虚拟社区的边界，并且“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我国在互联网平台有着较为完善的成套法律，约束着讨论议题的范围和互动的合法性，打破了莱因格尔德“无权威干预”的假设。其次，莱因格尔德的“平等互动”假设。很难解释中国本土虚拟社区普遍存在的“层级化”。在豆瓣社区、微博群聊甚至是微信群，群主掌管制定规则的权利，往往吧个人意志转化为社区规范，形成一种独有的权力差序格局。这种层级本质上是现实社会中差序格局在虚拟社区中的投射，莱因格尔德的理论无法解释知识共享未必催生平等情感，而情感纽带也可能无法小节层级差异。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理论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沟通情景，参与讨论的人摆脱了身份和阶层限制，以私人身份进入公共讨论，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表达权和倾听权，这种讨论以达成共识为目标，遵循逻辑和事实依据，其结构可能影响公共政策，有着“公共舆论”的影响力。这一理论表明了公共领域拥有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中介的功能，而随着网络的崛起，网络空间开始暴露出与这种理想社会的冲突。

网络的匿名性和即时性降低了民众表达的成本，但与此同时也弱化了在网上发言的责任。有些人在网上更倾向于以情绪化的语言强化自身立场，而非以逻辑和事实寻求共识。算法推荐机制导致的“信息茧房”和“回声效应”，使得网络空间被分裂成无数相对封闭的兴趣社区。每个社区以特定的价值观和规则和边界，对社区外的观点有排斥性，将公共议题的讨论分割成社区间的自我强化而非跨群体的公共协商。这种私人领域的扩张与哈贝马斯的公共讨论背道而驰。网络技术虽然降低了公共参与的门槛，但没有满足理性沟通的要求，反而因技术的特性放大了个体的非理性表达和群体的封闭性。

在中国网络空间中，制度进一步压缩了这种理想沟通的空间，是虚拟社区更多的是呈现出情感私域的特征。因为中国对于网络空间的治理涉及政治、意识形态边界，保障了网络空间的稳定，但也使得部分核心议题无法展开，讨论重心偏向娱乐、生活或者是兴趣等非公共议题。当公共议题受到限制的时候，个体就会更倾向在虚拟社区寻求情感的补偿，在兴趣社区中获得归属感，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强化自我认同。在中国语境下，网络空间不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延伸，而更像是制度约束下的情感缓冲减速带，功能也从公共事务协商转变为个体情感满足。

## 2.2 中国语境下理论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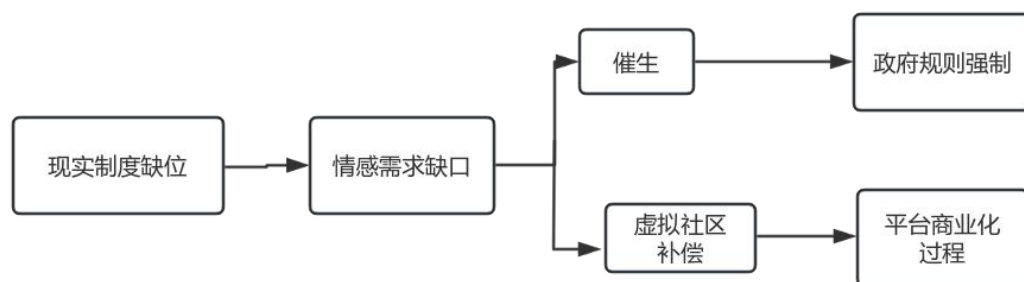
在跨文化理论移植下，不能忽视本土社会的特殊性。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得个体在现实中面临人际关系疏离，竞争压力大等问题，传统的情感宣泄方式难以取得效果，而网络为这些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新途径。通过兴趣集合、价值观共鸣、匿名互动等方式，找到“同类”群体的归属感，甚至是将社群身份纳入自我认同的核心部分，这种情感供给是现实生活中难以取得的。

霍本提出的网民三阶段模型，从游玩→工具→公共领域，揭示了网民行为演进的普遍规律，但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和公共参与，忽视了网络对于个体情感需求的满足功能，在中国生态下存在一些局限——未纳入情感补偿这一核心机制，在中国生态网络中网民的行为演进并非严格遵循三阶段的路径，而是有工具性使用向情感依赖的转向，增加“情感补偿”阶段，可以更精准的解释中国网民在虚拟社区的转化机制。将原模型拓展为“游玩→工具→情感依赖→公共领域”四阶段，展现了中国网民从工具性使用到情感依赖的转化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其背后是显示情感需求、虚拟社区和制度环境的共同约束作用，进一步印证了情感补偿在中国本土的核心地位。拓展后的模型并非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动态互动。在西方语境中，霍本模型的核心驱动是公共意识的觉醒，在中国语境下则是情感需求的满足。多数中国网民的行为停留在情感依赖阶段，少数进入公共领域。与此同时中国的网络治理制度等，强化了情感依赖阶段的稳定性，推动个体在虚拟社区中形成情感依赖。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以水波纹为隐喻，描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在数字时代的虚拟社区中，这种差序格局呈现新的形态，即以情感共鸣和兴趣聚合为核心的情感圈层扩散。这种情感圈层既保留了传统差序格局的圈层性，又因虚拟空间的特性赋予了新的运作逻辑，回应了个体对情感联结的需求，突破了传统空间的物理和伦理限制。

现实社会的制度性支持无法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时，虚拟社区通过提供情感慰藉和认同支持成为替代。当前，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上再完善中，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分布不均，社会中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现象认识不清，导致很多人难以在现实中获得有效的心理支持，城市化进程快，传统的血缘、业缘关系逐渐松散。虚拟社区通过匿名性和即时性等特征，为个体提供低成本的情感渠道。

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和虚拟社区的“情感圈层”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整体框架。



### 三、情感补偿的机制和案例分析

#### 3.1 工具性补偿

在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机制中,工具性补偿式最基础的代偿形式,以信息共享的实用理性为核心,围绕着问题提出→信息回应→方案获取的流程展开,构成了这个圈层的外围,满足了个体对特定问题的即使需求,又因为本身的弱情感特征,与核心圈层相区分。

知乎“抗癌日记”社区话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互助类虚拟社区。该话题下的成员主要由癌症患者、家属及部分医疗从业者构成,聚集的核心动力是希望获取治疗信息的新用户通过搜索关键词进入社区。

个体参与工具性补偿的动机是为了解决问题,成员并非为了建立情感联结而来,而是为了获取具体的解决方案,在这种互动中分出了“提供者”和“接收者”两种角色,信息提供者可能因自身经历或专业知识分享经验,接收者在获得所需信息后,双方的互动往往随之终止,很少延伸至问题之外的情感交流。这种用完即走的特征,使工具性补偿的互动关系难以形成稳定的情感纽带。“抗癌日记”互动多以提问-回答的形式展开,患者家属会发帖询问肺癌晚期的靶向药选择,有类似经历的用户则回复具体药名、疗效反馈、购买渠道等信息。很少涉及治疗中的心理感受等情感话题。成员参与的频率和问题需求直接挂钩,当问题解决后,互动频率直线下降,若问题再度出现可能重新活跃,成员之间的联结随着问题解决而终止。

在工具性补偿互动中,个体的情感投入很低,无需暴露自己的深层情绪,也不用对别人的情绪做出回应。成员之间更像是交流信息差的合作者而不是情感共鸣的伙伴。所以工具性补偿所在的情感补偿圈层外围,是虚拟社区中最松散的部分,核心是实用和需求,但缺乏情感认同的维系。

#### 3.2 情感性补偿

在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体系中,情感性补偿作为一种介于工具性补偿和认同性补偿之间的中间形态,以情感共鸣作为核心驱动力,形成相对紧密的情感共同体。豆瓣“深夜emo”小组的集体夜聊行为就展现了这种运作机制。

在“深夜emo”这个虚拟社区中,成员通过高频率使用表达情感的词汇,构建一种替代性的亲密关系。“懂”和“抱抱”作为高频词汇,在社区互动中超越了字面意义,成为情感共鸣的一种符号货币。“懂”的本质是对他人情绪的确认。当成员分享一些崩溃瞬间,比如说“作业写不完”时,一句“我懂你”瞬间消解了这种绝望感和孤独感,实现情绪的跨个体传递。“抱抱”时在虚拟场景下的肢体安慰替代,通过文字符号完成情感支持。这些词汇的重复使用,降低了情感表达的门槛,使陌生人之间也可以快速建立情感联结。“集体夜聊”时该社区的一个固定仪式,为情感共鸣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载体。每天晚上,社区成员围绕“失眠”、“焦虑”等话题展开,不预设话题也没有贯通的逻辑,这种漫无目的和边际模拟了现实中较难实现的闺蜜夜谈或时兄弟夜聊。仪式的重复性也强化了群体的归属感,即使社区内成员毫不相识,也会因为这种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而产生同在的幻觉。

与工具性补偿逻辑不同的是,情感性补偿不出求结果,只关注情感的及时传递和被接纳的感觉,成员之间的聚集目的不是为了解决emo,而是确认emo是正确的。在这种情感性的虚拟社区中,莱恩格尔德理论中作为核心的“知识资本”就被“情感货币”所取代,成为衡量成员价值的新标准。

社区成员通过共情表达的频率和质量积累声望,那些可以高效率回应的成员会被视为圈内好友,得到更高的互动和关注。但是,这种情感货币只在社区内部有效,难以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社交资本和影响力。同样的,社区内积累的情感声望无法帮助社区成员解决现实中的人际关系问题,这种封闭性代表这类情感货币只服务于情绪本身,不产生实际效用,难以突破圈层边界。

情感性补偿呈现出介于外围和核心的特征,也就是互动频率中等、情感表达比较深入和稳定性有限。这种半开放性使其保持情感共鸣的纯度,又避免了认同性补偿的封闭性。它是虚拟社区中最具弹性的部分,比工具性补偿更能满足情感需求,又比认同性补偿更具包容性,为个人情绪提供了一个平缓的情感缓冲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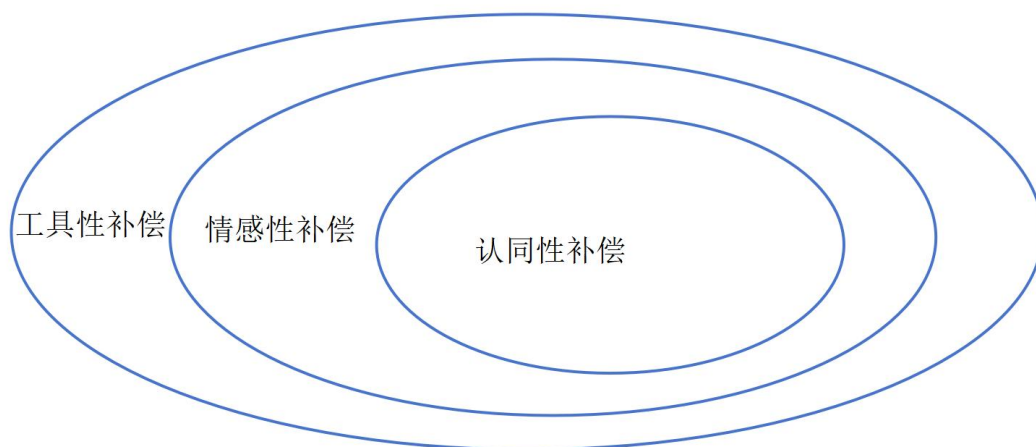
#### 3.3 认同性补偿

在这个情感补偿体制中,认同性补偿式最深层的补偿形式,以价值观共鸣为核心,构建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核心圈层。Telegram中跨性别社群的“身份宣言”接力现象,就是这种运作逻辑。Telegram跨性别社群的互动以身份确认和价值捍卫为核心,通过符号标签和身份宣言两种机制,构建群体边界,将外界对于这类人群的污名

化挡在圈层外。“MFT”（跨性别女性）和“FTM”（跨性别男性）等标签不仅是社区中的身份标识，更是内部的密码。这些标签通过高度专业化的表述形成了天然的社区门槛，使得群体边界从模糊变得清晰，从流动变得固定，为认同性奠定基础。

与情感性补偿的临时亲密关系不同，认同性机制具有永久性特征。标签一旦被使用就会成为身份的终身标识，成为群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现实污名的反向解构，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常被贴上负面标签，这些标签通过社会舆论、文化传统甚至制度歧视不断强化，使个体陷入自我怀疑的循环。而虚拟社区通过改写身份的轻易，将现实社会中赋予的负面意义剥离，取代的是全新的正面意义，使得社区成员完成身份上的转变。

认同性补偿呈现出互动频率高、情感卷入深和忠诚度强的特征。这是虚拟社区中最为坚固的部分，不仅满足成员的情感需求，更成为他们身份存在的合法来源，本质是边缘群体在现实压迫下的一种自救行为，通过价值重构将污名转化为荣耀，将孤独转化为团结，重塑了个体的自我认知，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社会对多元身份的理解和接纳，这条道路充满矛盾，但确实是数字时代社会进步的独特路径。



## 四、结论

### 4.1 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中国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呈现“工具性补偿—情感性补偿—认同性补偿”的差序格局。独生子女政策、快速城镇化与疫情隔离的三重催化，使中国网民的情感补偿需求呈现特殊性。工具性补偿作为最外围层级，以信息共享为核心，满足个体的实用需求，形成临时且浅层的互动关系；情感性补偿作为中间层级，通过情感词汇重复与虚拟仪式构建替代性亲密关系，以“情感货币”替代知识资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情感共同体，但存在“情绪茧房”的悖论；认同性补偿作为核心层级，通过符号标签与身份宣言实现价值重构，形成“数字血亲”般的强联结，成为边缘群体抵抗社会排斥的精神堡垒。这三层机制并非线性递进，而是根据个体需求与制度环境动态切换，共同构成虚拟社区应对“联结缺失”与“意义空场”的完整代偿体系。中国虚拟社区的情感补偿不仅是个体心理需求的投射，更是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 4.2 理论启示

研究从莱茵格尔德的线性叙事中展开，强调虚拟社区并非“去权威化”的乌托邦，而是始终嵌入现实权力结构，其情感互动本质是对现实需求的代偿而非完美实现。在霍本网民三阶段模型之上根据本土情况，增加“情感依赖”阶段，解释中国网民从工具性使用向情感寄托的转化逻辑，揭示情感补偿而非公共参与是本土虚拟社区的核心驱动力。与此同时，融入了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提出了情感圈层扩散概念，兼具水波纹扩散的灵活性与核心圈的稳定性。

研究将社会认同理论从现实社会场景拓展至虚拟场景，发现数字时代的群体认同呈现“流动性构建”特征。个体通过工具性补偿获得初步归属感，经情感性补偿深化情感联结，最终通过认同性补偿完成价值重构。这种认

同可能停留在“临时代偿”阶段，也可能升华为可持续认同，丰富了社会认同理论对“线上-线下”认同转换机制的解释。

### 4.3 实践建议

针对工具性补偿中的信息良莠不齐，平台需建立专业内容审核机制，确保实用信息的可靠性。针对情感性补偿中的“情绪茧房”，可通过算法推荐多元化内容，平衡情感共鸣与理性讨论。

对于边缘群体社群，应避免过度规制其内部价值表达，在合规前提下保留其作为“精神庇护所”的功能，同时引导社群与外部社会的良性互动，降低排他性。

与此同时，加快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减少对虚拟情感补偿的过度依赖。将虚拟社区的情感数据作为社会心理监测的指标，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研究聚焦中国社会转型期虚拟社区的情感代偿机制与认同构建逻辑，通过整合西方经典理论与本土实践，揭示了虚拟社区作为个体应对“现代性孤独症后群”的情感补偿场域的复杂运作规律。虚拟社区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情感救生筏”，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即时补偿，更在于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情感需求缺口。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虚拟认同与现实行动的转化机制，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情感补偿的新形态，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联结提供更动态的新思维。

### 参考文献：

- [1] 晏青, 刘钰. 社交媒体平台抑郁群体的社会支持寻求研究 —— 基于对微博“抑郁症超话”的考察 [J]. 新闻界, 2022 (06):45-56.
- [2] 楼天阳. 虚拟社区成员联结机制研究 —— 基于认同与依恋的视角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33 (3):33-40.
- [3] 张劭颖, 李雪石. 数字虚拟社区研究: 学术脉络与关键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3 (03):32-44.
- [4] 鲍曼. 液态现代性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6] 莱因格尔德 H. 虚拟社区 [M]. 胡泳, 范海燕,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4.
- [7] 哈贝马斯 J.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曹卫东,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8] 杨宜音. 关系化还是类别化: 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4):148-159.

## Emot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 of Virtual Communities: A Study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xinrui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Abstract:** As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es, the phenomenon of the "Modernity-Induced Loneliness Syndrom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loss of offline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ap in emotional needs drive individuals to turn to virtual communities for compens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mot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logic of virtual communit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y integra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theories with case analysis, it reveals the operational patter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ies; emotional compensation; social identity;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